

为你痴狂 为你泪

LANG MAN YI ZU

浪漫一族系列

叶雯
著

叶雯纯情小说作品

7-51

作品集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62830

浪漫系列

I 247.57-5/
4
:6

为你痴狂为你泪

叶 雯/著

为你痴狂为你泪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为你痴狂为你泪/叶雯著. —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1996. 6

ISBN7-104-00777-6

I. 为… II. 叶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1573 号

责任编辑:韩慧强

为你痴狂为你泪 叶雯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

1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7 印张

1996 年 7 月第 2 版 199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10000—15000 册

ISBN7-104-00777-6/I·351 定价:9.80 元

内容提要

谁说强盗一定要被官兵抓？

谁说聚头一定是冤家？

见不得人的他遇见当官的女警察，这样的组合还真头大！

只见女警官充满正义，亦步亦趋，连放水也不偏不倚，

但见他将计就计，借力使力，忽正忽邪猛打太极；

只因法律有时是个屁，

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

忽见她跳出迷网，揽住大局。

危机过了，麻烦女变成了好娇妻……

序 曲

午夜两点的一隅酒吧。

坐在靠窗卡座的骆司奇俯视外头犹自辉煌的灯火，心想“好一个教人目炫的不夜城。”

然而在灿烂的背后呢？

他那双笑起来时，总是微微弯起的眸子此刻精光尽现，随着拢聚的两道浓眉，更发散出慑人的寒意，挺直的鼻梁下，抿紧一张开关优美的唇，脸上不见任何表情，至于他心里在想些什么，那就更是无人知晓了。

“老板，真的要再来一杯‘深水炸弹’？”

司奇抬头迎上了酒保的一脸犹豫。“怎么？怕我真醉倒在这里？”

“老板的套房还保留着，怕什么？更何况您的酒量我是最清楚的。”

“那不就得了。”他点一下黑色桌面，示意酒保尽管将酒端上来。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小高，”背后突然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，打断了酒保的话头，同时吩咐道：“别担心，他真醉了，也还有我在。”

“程先生！”酒保如释重负的喊道。

“你没听过顾客至上吗？”程勋开他玩笑说：“还在这罗哩罗嗦的，不怕骆先生炒你鱿鱼？”

“说到这。”刚刚一直维持沉默的司奇接口道：“小高，有关‘王朝’的一切，包括这间饭店在内，现在已经全部归由王太太管理，你还是早点习惯改口，不要再叫我老板了。”

“是的，老——”他摸摸头，不太好意思的说：“骆先生。”

“小高，骆先生点了什么酒喝？”

“深水炸弹。”

“伏特加是吧？”程勋一边落坐，一边说：“那我也不添你麻烦了，就给我一杯伏特加酸酒好了。”

小高应声离去，但才走了两步，就被司奇唤住。“程先生的伏特加酸酒，柠檬汁要多一些，糖水则可以少一点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

由于饮用深水炸弹最恰当的时机，是在伏特加放进啤酒杯，泡沫从杯内大量涌现时，所以程勋便待司奇举杯豪爽干尽后，才啜饮一口他的伏特加酸酒赞道：

“够劲！小高的手艺几乎快要与你不相上下了。”

“不然岂不坏了我‘一隅’的招牌？”

“你这是第几杯了？”

“第三杯而已，别紧张。”

“这种混酒的后劲颇强，你还是小心一点的好。”

司奇的反应是但笑不语。

而程勋的双眸则在掠过他身旁座位的那杯饮料后，以不解的眼光向司奇相询。

“一又二分之一盎司的琴酒、二分之一盎司的鲜奶、二分之一司斯的柠檬汁、一个蛋白、几个不规则状的冰块，最后再加上一颗樱桃。”他左手一指做介绍状道：“白美人。”

“她会来吗？”

“你忘了我是‘雾影’了？只在黑夜里出现，黑与白，如何共存？”

“你要小高特地为一位不会来的客人调酒？”

司奇摇了摇头。“不是不会来，而是根本不晓得有这么一杯酒的客人，还有，这杯‘白美人’是我调的，不是小高。”

程勋盯住他看了好一会儿，蠕动的双唇似乎想要说些什么，却终究没有真正的出声，良久以后，才低声问了一句：“一切顺利？”

“我岂能落在启鹏之后？”

“司奇，如果当年我们抽签的结果不是——”

他挥一挥手，不让程勋再往下说：“在商场上想叱咤风云，可也不是件容易的事，还有你，程勋，‘火海’才真是无边呢。”

“可是眼前你——”

“一切顺利，我乐做背后的影子。”言下之意，已经是要程勋结束这个话题。

“司玲姊那里……”

“‘风影海’的事，风、影、海知道即可，启鹏那里，相信硕人亦所知不多，不是吗？”

“但启鹏身处的环境，究竟与你不同，就算硕人全盘了解，也无须为他提心吊胆。”

“我姊姊跟在姊夫王金印身边那么多年，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？我很清楚她对信任，你就不必再多操这份额外的心了。”

“那‘她’呢？”程勋突然将话锋一转，直指桌上那杯“白美人”。

“她捉不到我的把柄的。”

“捉不捉得到把柄，根本不在我的关心之内，司奇，你明明知道打动了你的——”

“小高，再来一杯！”司奇状似无意中打断了他的话，扬声叫道，再转回头来对程勋说：“你跟启鹏，尤其是你，暂时都不要再跟我碰面了，如果有事，我自

然会与你们联络。”

“怎么联络?”

“通过‘她’。”司奇瞥向白美人的眼神，霎时温柔起来。“通过她?”

“是的，她一定会盯牢我，我的一举一动，你们应该都可以经由她得知。”

“为什么她会盯牢你?”

“你以为我在这里帮她准备一杯白美人干什么?我是在为她庆祝啊。”

“庆祝?”

“是的，庆祝。”端起酒保送过来的另一杯深水炸弹，盯住那些争先恐后、窜升翻腾的泡沫，他豪气的邀请道：“程勋，干了你的伏特加酸酒，遥贺雷孝安即将高升刑事局的副队长吧。”

程勋闻言瞪大了眼睛，司奇的唇却反而浮现他那一贯满不在乎的笑容，甚至还眨了眨眼道：“专职——缉毒。”

“司奇!”

“干了，干了!”他褪去笑容，而色一敛，露出森冷肃之气说：“兄弟，好戏已然开锣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。”

望着司奇仰头一尽杯中物的豪迈动作，程勋那双隐藏在镜片后的眸子却仿佛更加深邃了。

1

“之俊，你看看你的‘家教’啦，竟然用香槟淋得我一身湿，盛学文，你是疯了还是怎么地？”

放下几乎已经全部溅出淋光的香槟空瓶，学文开心的大笑道：“庆祝，这叫做庆祝，你懂不懂？雷副队长，我的天啊，这名号还真‘炫’。”

“我看你这根本就是在借酒装疯，八成是还没有自订婚的喜悦中回复过来，所以干脆假为我升官的庆祝之名，行宣泄自己心中的狂喜之实。”

“你要怎么说都行。”学文一手环紧狄之俊的纤腰，满面春风的应她：“反正现在的我是万事顺心，简直如意到极点，被你嫉妒一下，也是应该的。”

“嫉妒你？”孝安拍一下她的额头，故意夸张的叫说：“我又不是吃饱了没事干，干嘛把宝贵的时间拿来嫉妒你？有空的话，我还宁可用来同情之俊。”

“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?”

“我哪有胡说。”孝安转向坐在一旁的父母问道：“爸、妈，我有胡说吗?”

“有没有，你应该问之俊才是啊。”陈丽茹把问题再推回给宝贝女儿。

“之俊，你自己坦白说，和学文在一起，是不是……?算了。”不料话才说到一半，孝安便打了退堂鼓。

“你看看你自己都觉得理亏了，还狡辩呢。”学文得意洋洋的望着他一向视同妹妹的孝安说。

“我哪有觉得理亏，我只是想到胳膊绝对没有往外弯的道理，今天就算你再怎么坏，之俊说你，也一定只有好话，那我又何必多费口舌?”

“聪明!难怪二十六岁都还不到，就当上了副队长。”学文翘起大拇指来赞道。“虎父龙犬女，你没听过吗?”

“没听过。”学文却一本正经的说：“我只听过虎父无犬‘子’，还有名师出高徒，像老师跟我就是。”

“爸，你看学文读的哪里是法律系?我看根本就是‘厚脸皮系’。”

“老师，孝安正拐着弯在消遣你喔。”

“盛——学——文!”

在一室的满堂笑声中，之俊赶紧打圆场道：“孝安，我陪你回房里去换套衣服吧，头发和脸也顺便洗一洗、擦一擦，你难道不晓得学文卖弄口才的时候最讨人厌吗？别忘了他可是执业的律师，我们哪里辩得赢他？”

“喂，之俊，刚刚人家才说你的胳膊绝对不会往外弯，怎么你马上就当着老师和师母的面，给我漏气？”学文抗议着说。

“我的胳膊是在往里弯没错啊。”之俊笑咪咪的对刚升格为未婚夫的学文解释着：“往‘女性同盟’弯，没错吧？”

“毁了，毁了，你一站到孝安身边去，我可就真的没辙了。”

“爸，我看您干脆改收之俊做门生好了，连您最得意的高徒，都能被驯得服服贴贴，那之俊若真的走上法律这一行，还怕不能‘打遍天下无敌手’？”

“那怎么行？”雷国森都还来不及应声，学文已经抢先道：“之俊可是我一个人专属的顾问，我才没兴趣与众人分享她。”

“学文，你说什么呀！”之俊蓦然涨红着脸，转推了学文一下腰。

“真受不了你们小俩口的卿卿我我，”孝安摆了摆

手，一边朝楼梯走去，一边嘀咕道：“我还是赶快上楼换衣服去，免得待会儿被你们给‘腻死’。”

“孝安，要不要我帮你？”之俊急忙出声问道。

“不必，不必了。”孝安连连摇手，一口婉拒。“你只要帮我盯牢学文，不要让他有时间再挖空心思来整我，我就谢天谢地罗。”

“就是嘛，留下来，师母有话要跟你说，孝安都二十好几了，换个衣服有什么问题？”学文不但自己往沙发上一坐，连带着也把未婚妻拉下来，傍着他坐。

“雷师母您有话要问我？”

“跟着学文直接喊我师母就好了，多了个姓，反而显得生疏起来。”丽茹慈蔼的说。

“好，”之俊立刻笑着改口：“师母。”

“我是想帮学文催婚，之俊，你们的事，我们家小安说的不少，这些年来，我也一直没把学文当成外人看过，所以我想今晚跟你这么说，应该还不算太造次唐突，你也不会见怪才是。”

“怎么会呢？虽然今天是第一次来打扰您与雷教授，可是感觉上，我们却好像已经认识很久了，因为从学文的言谈描述中，我可以了解到对于他而言，您们以及孝安的地位，实在是不逊于他远在台中的亲人

的。”

“太好了，”丽茹与国森相视一笑道：“这么说，学文拜托我来催你赶快答应结婚，可就没有拜托错人了。”

之俊闻言随娇嗔了学文一眼，并低声埋怨。“学文，我们不是都已经订婚了吗？为什么还要劳烦师母操心？”

“订婚又不等于结婚，在法律上一点儿保障也没有，万一哪天你心中那份不安全感又突然作祟，说要与人解除婚约，那我怎么办？”

之俊惊诧得瞪大眼睛，甚至有点啼笑皆非的说：“打从认识你以后，过去困扰我多年的不安全感就已经都消散不见了，难道你不晓得？”

学文听了还来不及应什么，国森已经率先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看来不是之俊的心头还有什么阴影，反而是学文自己的信心不足；奇怪了，丽茹。”他转头问妻子说：“从我在他大一时上他们班上的课，认识他开始，学文便始终是我心目中最优秀、最有自信的学生，怎么在碰到感情的问题时，会忽然变了个人似的？”

“如果不是太过珍惜与在乎，又怎么患得患失？”丽

茹回嘴道：“还有拜托你这位法律系的教授，用字精准一些行不行？什么感情的‘问题’，他们好得很，根本就没什么问题。”

“夫人指正的是，但你是教高中国文的王牌老师，在这一方面，愚夫我哪里说得过你？”

雷氏夫妇的谈笑风生看得之俊大感温馨，不禁脱口而出道：“我真羡慕孝安。”

“那个野丫头，有什么好让你羡慕的？与你的端庄娴淑比起来，我们俩还应该惭愧教女无方哩，你看她对学文一副凶巴巴的、没大没小的样子，难怪身旁所有的同龄男子都把她当成了‘哥儿们’，根本没有人敢追求她。”

“老师称赞之俊的话，我是永远也听不厌啦，但是说孝安没有人敢追求，恐怕就是过谦之词了。”

“就是说呀。”之俊跟着帮腔，由衷的说：“孝安长得好不好，从她一路从警校之花，当到今日的警界之花便已分晓，事实总是胜于雄辩的，不是吗？”

“但我对于她的踏入警界，却始终无法完全释然，现在的职位，更是令我忐忑难安。”丽茹突然难掩忧色的说。

“或是这正是我最羡慕孝安的地方啊，师母。”之

俊畅言：“人家说，为人父母者所能给予子女们最好的资产，便是他们彼此相爱，因为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，身心最健全。”

“孝安凡里善良、个性刚毅、正义感十足，而且心思细密、头脑冷静、英姿勃发又充满自信，我认为这大半都要归功于您们俩对她的爱，天啊！”之俊失笑道：“再说下去，我恐怕就不只羡慕，甚至是要嫉妒起来她了。”

由于同样来自残缺不全的家庭，对于之俊的感想，学文的体会可以说是比谁都还要来得深刻，于是他除了加强手劲，把之俊揽得更紧之外，还为了打散弥漫于空气中的那份淡淡哀愁，刻意半开玩笑、半认真的建议说：“上一代的遗憾，大可以从下一代的身上弥补回来呀。”

“学文。”已经猜到他要说什么的之俊，不禁微微涨红了脸嚷道。

但学文哪有就此喊停的道理，立刻大言不惭的接下去续道：“我保证将来我们的孩子，一定可以像孝安一样，有着一对最恩爱的父母，在最温暖的环境中长大。”

“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啊？”

“我胡说八道？师母，您瞧，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吧？连您的话，之俊都不想听。”

“是啊。”丽茹配合着学文，故意叹口气说：“真是抱歉了，学文，看来师母的面子的确不够大，没办法说动之俊嫁给你。”

之俊闻言还来不及思索，便冲口而出的嚷道：“我并没有说过不嫁学文的话啊。”

“唉呀！学文，小妈不也说过要等我父丧满一年的嘛。”

“或者是赶在百日之内。”

“那太急了，我们都已经先订婚了，不是吗？”

“订婚又不等于结婚。”学文重复着方才的理由说：“在法律上一点儿——”

“学文，你是真不知道，还是在装糊涂？”之俊一口打断他说：“其实无论有没有订婚，你应该知道我是永远都不会、也离不开你的嘛。”

“那你就干脆一点，答应今年底嫁给我做盛家媳妇。”学文兀自不肯放松的死追活缠。

看他一脸紧张又认真的模样，之俊实在是忍不住了，便也顾不得身边还有两位长辈在座，马上一迭声的笑着答应：“好、好、好，过完圣诞节就结婚，这下